

赞美(外二章)

■司舜(安徽合肥)

我先是替风赞美枝条,然后是替枝条赞美风。

你应该知道,风与枝条相爱的样子多么美!我还替枝条赞美了阳光,接着又替阳光赞美了枝条。

我就这样在春天活着,不停地赞美。

我走在一条小河的身边,看着轻轻一动就会泛起涟漪的春水,我要赞美它的荡漾;看到花朵上有蝴蝶,我要赞美它的战栗;看到一只燕子飞过,我赞美它身后更辽阔的天空春天。

万象更新,我打量这春暖花开的世界,给出阳光在我喉咙里生成的黄金的歌谣。

偏爱那些微小的

大的事物,我爱不上,也爱不动。大的事物有更大的爱恋,我来爱那些微小的。

我的爱蚂蚁一般拥挤。比如一小股溪流,它碰到什么,什么就会变得潮湿;比如一阵很轻的风,挨着谁,谁就会生动。比如,那些微弱光亮的星辰,看上去和从前一模一样,不可能有谁丢失了什么。比如一枝藤蔓,它细长,并且

继续伸展,带上抑制不住的颤抖。再比如,一只鸟短促的啁啾,一直不修改,也不补充,那曲别针一样的听觉。

如此种种……
我有一份世上最小的爱,我在用它爱着我经过的一切,爱着一路上碰到的微小事物,尤其是一朵很小的花,那种质朴的灿烂。它们每一朵似乎都是有生命的神灵。

说说这些涟漪

有柳枝的村庄,就有婀娜的女子。她们身子稍微一摆,就让桃花到达蜜月,就会有春风骑着马儿赶到。刚好赶上树枝和水流,与阳光的恋爱,瀑布一样的枝条,如同女子的手臂,被时间碰了一下,就生出盎然的春意。

阳光的琴弦在树梢上弹奏,如痴如醉。

一群姑娘来到柳树之下,她们模仿着柳枝一样的身段,把内心的缠绵做成水一样的柔情。

这时一只鸟飞过,一朵浪花跳起;这时我站在远处,压也压不住心头的涟漪。

邂逅海面的风(外一章)

■包丽芳(广东河源)

春风一觉醒来,冰川已在蠕动。尽管它们悄无声息,春天还是被吵醒了。施施然,伸伸腰,山脚下,一股清流开启了一生的奔赴,朝着大海宛然而去。

当春风携伴溪水来到海边,欢腾的波涛献上热烈的拥抱。那一望无垠的沸腾海水,翻卷着舞者的裙摆。海燕海鸥不知疲倦地巡逻着,用声声悦耳的鸣叫,迎来日出,送走日落。一群繁忙而执着的身影,与海浪一起澎湃。海岛不再寂寞。天上飞的,水中游的,伴着摇曳的风帆,从海湾出发,向远方发出爱的辐射。他们的每一次航行,都带着美好的希冀;他们的每一次归来,都奏着凯旋的歌。

风浪拍打着岛屿,似乎在说:时间很宝贵哦,别沉睡啦。渔夫与海浪搏击,每一次起桨,都诠释了生命的密码。那些来去匆匆的身影,赋予海岛更多神秘。那一串串镶嵌在晨曦与余晖的影子里,透出一股信仰的力量。迈向幸福脚步,与海岸线一样绵长。

野柿子

■何善亮(浙江台州)



当我遇见春天的时候,你在始丰溪左岸的石柱山上。

当我在石柱山的时候,你已经被入掳掠,我看到的只是对面遗落的枝丫和红彤彤的果子。

桎梏束缚不了你。

在冬日刚过的初春,你出嫁了,我却傻傻地看着你遗落的口红,等待风的消息。

你的红,红得热烈。太阳、月亮、星空也热烈了。我仰慕已久的热烈在燃烧,空气也沸腾了。

我的眼神送走了太阳,迎来了月亮的清辉,呆呆地看着星光,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。

夏日,是青涩和奔放的年龄。你爱的力量,来自山野、日月、晨雾、鸟雀的呼唤。等待秋的洗礼,才会逐渐变得热烈起来。

当秋天来临,你就像个孩子,把满脸通红的脸蛋埋在红叶之中,仿佛做错事的孩子一般。

我们从不认识,到有一点点爱你的感觉。

我再次落入情网,如一尾鱼

误入漩涡。

我爱你的美貌,拥抱你纤细的身段,你的羞涩瞬间写在脸上,腼腆如一片霞光落在山林之中。此刻的温暖属于我们、山川、河流和西行的大雁。

一粒种子,打开通往山顶的路。从此点燃一盏灯,孕育未来的希望,日子就像宽阔的大海望不到头。

你是邻家的姑娘,在群山环抱中长大。那里的牛羊,飞禽走兽,是你童年的见证。

一颗颗野柿子,点燃通往春天的灯。中间隔着一个漫长的冬天。

那掉落的铁锈,是你释放的霞光,也是万端风情。

你与草木同岁,与山石一道慢慢在夕阳中把芬芳磨平,暮霭带走苍老的灵魂,让躯体留在山林的尘土中永生。

山高高不过你葳蕤的年岁。水低低不过你虔诚的姿态。

我在河中央隐藏一只小船,只等你携手同行。

散文诗

专辑

笔底微澜(三章)

■符纯荣(四川达州)

冻雨

一场恶作剧,出现在盼雪的日子。

斜风细雨,刀锋顿仍。

划破茫茫苍穹,以漫天的冰凉和硬度,伤害着满怀善意的人间。这是祖国南方,丘岭河谷修补的山地。习惯于容纳温暖的辽阔,会有这么一场情感的变异,为懵懂早春加入一剂迷失。

它们飞速坠落,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冻结的泥土,折腰的莽莽,止步的汽车,中断的路途……万物卑微,依旧剩有不被左右的倔强。

冰锋划过,冷空气凌厉有声。

护住方向的归人,仍在星夜兼程。

颤颤晃晃的花期,仍在努力萌动。

黄荆

山岗上,荆棘丛生。

多年无人搅扰,野芭茅挥霍风雨,随心所欲,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一条蛇行小路,紧连着下面的村庄,今已不见踪迹,不清楚被谁收走最后的命运。

黄荆遍野,与藤蔓抱团取暖,

将情绪打包、挽结、寄放,一点点构成未来的羁绊。拨开蓬蓬乱丛,冷不丁窜出一两只松鼠或野兔,牵引一大群顽童旧事,漫山遍野,四下飞窜。

若再深入一些,墓冢寂寂无声。苔衣安于幽绿,草叶托出微小情绪,冰凉触感仍在寻找光阴遮蔽的半截诉说。

一条陷入遗忘的路径,完全可以理出倒叙的由头。

只是,黄荆抽打的过错,星光爱过的旧人,已无所谓远逝、不在意归来。

留守

静止下来,悬停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怀念中。

空气里的尘土,准时找回生机。

它微微动了一下。蛛网交织中,一阵风刮过的力道,正好为需要者制造出足够动人的波涛。

连门锁也顾不及扣上的那个人,走在山河远阔的路途。

留下声音、听觉,留下年华、体温,留下残缺、破碎。留下爱与恨,用于接纳春秋更替。

留下一束光线,给另外的生长,腾出空间和可能。

繁花如梦(外一章)

■邹弗(贵州贵阳)

石阶如同一排牙齿,将我碾送至一座山的内部。

被挤压掉的一些粗糙的过往、繁重的肉身以及皮肤中渗入俗世的海水、日夜沉重的思想,如此过滤之后,只剩下一团灵魂的火光,轻盈如雾。

行到这里,看到杜鹃和红花榿木镶嵌着呼吸,它们凝望我的目光如同迎接一个新生的婴儿,沙子堆积着神的倒影。

金钟花如此坚韧,在荒野上诞生色彩的桂冠;蓝鸢尾拥有大海驶向彼岸的命;早樱开着,碎碎点点的思想纷飞而去,天空随着风的摇曳而密密疏疏。

桃花崭新,而灯笼是旧时的,如同我,站在风中,过去和现在分离又重叠,待到花落,一瓣瓣……

繁花过于厚重,而叹息微不可闻——恍惚中飞出过渡的蝴蝶:

那个先前被丢失的我重复梦见站在花丛中的我,或是在花丛中做了一场避重就轻的美梦,不断聚合、又离散。

我所有的努力,都是为通往

一个不可预知的过程。

无限事

在湖边,带有褶皱的石块反射着阳光。
一些鱼远远地游着,并未走到我独坐的岸边,它们在水面偶尔上下浮动,晃荡起水花,就像一些若有若无的思想。

听闻你更远的南方,一年年沉默于季节。

而我留在这里,有一种像河岸一样无声但永远随着湖水波荡起伏的错觉。

我坐着,只有云会偶尔光顾我的头顶——

以路人的视角,看到一片如同深渊般的山谷,无限下沉……

在春天的末尾,百花已经开尽,我一路走来,见到满地落下的花瓣、柳絮以及细雨,鸟的叫声中有清丽的哀伤。

在一个转角,遇到开着的晚樱,那么迟,那么明艳,仿佛是晚到的爱情,满带着对春天弥补般的悲悯。

黑与白

■赖伟连(广东河源)

目击愈黑的天空,打破寂静的那道光,一切的真相,暴露无疑。

在黑暗中穿梭,那城堡般的道路,让人迷糊不知归路,像一只蝴蝶,迷失了钟情的那朵花。

多想能有那么一束光,划破黑夜的嘴脸,消逝我的狂怒,撕破这个世界,让我那怕黑的小鹿,有节奏、平稳地跳动。

黑暗,最喜欢捉迷藏,想要覆灭所有,蒙蔽你的双眼,迷失你的步伐,丧失你的方向。猖狂的猖狂,疯癫的疯癫,只有他自己,当属最真实的存在。

光亮,不喜欢玩任何把戏,似看透所有,一切皆淡然,无意刺痛你的双眼,挖空黑暗的洞穴,捏碎

了黑暗的心,砸碎了他的魂魄,消逝了他的踪迹。罪恶,善举,勾心斗角,喜怒哀乐,一切的一切,为光亮动容,淋漓尽致地暴露,为整个世界。

黑与白,白与黑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。你的前脚之前,是我的后跟,我的双脚之后,就是你的前脚。哪里没有黑暗,哪里便没有了光,光与黑暗,生死冤家,如一道平行线,依旧不离不弃。

相看两不厌,没有话语,却懂得彼此。见与不见,我都在这里;爱与不爱,我依然在这里;生死相随,至死不渝,你的存在,正是我的价值所在,何尝不是最动人的爱语呢?

客家·酿

■胡剑廷(广东河源)

1

街边摊档。灶台上蓝色的火焰,饱满有力。

砂锅,外表披着质感的黑,正煲着酿茄子。在火焰的催促下,盖子再也忍不住了,轻搅着“扑嗞扑嗞”声。

酿茄子煲上桌,“扑嗞”声渐退,油香随着热气,丝滑入鼻。

好熟悉的香味,他望,又望。

隔着两张桌子,有个低眉吃吃的她。

一位华裔姑娘,参加寻根之旅活动,来到中国南方小城。

她从美味中抬头,在人间烟火中扫描。

目光相撞,他略羞涩,她亦是。

吃毕。半晌。他说,嗨!她矜持,说,嗨!

彼此的照耀,皆因一道平常的客家菜:酿茄子煲。

这样的夜晚,普通而闪烁。

2

微信里,聊。

谈故土风情,谈青春。偶尔,谈及吃。

她说,酿茄子煲,此生最美味道。他说,最美应是客家酿豆腐。

酿,这种客家菜的独特做法,藏匿着客家人的美食哲学。

看吧,将猪肉等荤菜剁碎,剁碎,揉成一小团,嵌入到豆腐或茄子、苦瓜、青椒的内心,置砂锅里长时间焖煮。荤素两者经过灼热的爱恋,融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
因为酿,一些普通事物变得更加更好了。

时间不动声色,两人不咸不淡,三年晃过。

有天,她说,想吃客家酿豆腐,正宗的。

来吧!正宗的,在他家乡,在妈妈的味道里。

3

一念既出,万山无阻。

那年七月。她来到他的家乡,一个被历史抚慰过的客家村落。

围屋老房,白墙黑瓦。半圆水塘,乡情摇曳。

天井,一袭月光落下,虫鸣不紧不慢。

自家种的黄豆,传统的石磨方式。母亲做的酿豆腐,土猪肉馅,满满两大盘。

一盘:豆腐三角形,略煎下,淡黄。入口,余香满嘴跑。

一盘:豆腐四方形,原生态,如雪。触舌,软嫩滑到胃。

果然正宗。果然最美。

4

夜色葱茏。曼语细说之间,往事缓缓流动。

她说,祖父曾与一客家人是挚友。

两个下南洋的人,在生活困苦中泅渡。逢年过节,便以“酿”的形式,叩问游离于故乡山水之外的灵魂。

在迂回曲折的日子里,祖父不知不觉间插上客家人的生活标签。然而,祖父一生最忆的是客家酿豆腐。

突破了典籍里的释义,她读懂了“酿”字,尝到了这个汉字在客家地区的特殊韵味。

这一回,她在寻根旅途中,寻到了祖父的味蕾。

还寻到了爱。



哦,野菊花(外一章)

■卢兆盛(湖南永州)

正是叶落草衰的时候,你开了。

一丛丛,一簇簇,繁星般缀满田头、地角、河畔……哦,金黄金黄的野菊花!

谁也没有注意到你,你就那么静悄悄地开了。也许你无意炫耀自己,也许你不愿惊扰岁月老人,在缺少日光的原野上,你开始向大地轻轻地叙说自己的故事。

遗憾么?惆怅么?寂寞么……

霜风中,你露出了自信的微笑。是的,你并没有迟到。执着追求的生命不会选择季节,昂扬的向往和蓬勃的爱恋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在春天都同样炽热!

没有自卑,也没有狂傲。在冷酷与荒凉编织的冬的原野,你点燃金色的火把、金色的希冀,每一瓣花儿都闪烁着郁郁春光。

谁说冬日难见太阳?

我说,那一朵朵金色的野菊花,不就是一轮轮耀眼夺目的太阳吗?

冬阳

漫长而严寒的季节,冬阳,是上苍馈赠给我们居住的星球一个最珍贵的礼物。

尽管稀少,但不可或缺;因为稀少,所以弥足珍贵。

不敢想象,没有一丝阳光的冬天会怎样一种模样。

冬阳高照,令人倍觉温暖的同时,对未来充满了火热的希望。

是的,冬天的太阳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季节都要升得晚,落得早,但,即便这样,我们也应该感到满足,并深表谢意。

对于珍贵的东西,我们千万不可贪婪,比如晒冬阳,能晒多久就晒多久吧,哪怕仅仅是在阳光下打了一个短短的盹。

冬阳融化了冰霜,融化了积雪,也燃起了人们对春天的渴望。

可以说,冬阳照耀的每一个角落,都将会是来年春天最先走到的地方。

晨曦中的龙王坝(外一章)

■马惠萍(宁夏固原)

晨曦中的龙王坝,轻纱曼妙,布谷、麻雀、画眉、百灵早早就开始打卡练嗓子了,它们的歌声是流淌的清泉,也是醉人的佳酿,无论天上的星辰,还是地上的灯火,一品就醉,一醉就梦。

我和我的诗友们,在暖暖的晨曦中爬上山顶,用一朵山桃花敲响了龙王坝晨钟的大门。迎接我们的,是淡淡的云雾,是软软的风,是分行的梯田,是押韵的鸟鸣,是豆点的草芽,是起承的泥土,是转合的柳臂。

我和诗友们,在暖暖的风中,亿万朵桃花向我们叩首,我们成了龙王坝春色的赘婿。

晨曦中,我们的思想飞翔

着,越过龙王坝,越过山风,也越过一浪胜过一浪的声声鸟鸣。

山桃花

我踩着四月的肩膀,来到了龙王坝。

春天还没有收尾,一些草木还在泥土中听风、听雨、听南归的燕子打情骂俏的呓语。

而山桃花已按捺不住心中的窃喜,我还来不及问候,她们就蔓延成满山遍野我心中的喜悦。

一朵朵、一树树、一簇簇、一簇簇,目之所及,皆是成片粉红的大海,火焰一样沦陷了山风,沦陷了白云,也沦陷了西天绯红的霞光。